厚齋易學

十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七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三

經上篇 坎離

䷜ 坎下坎上

習坎

贊曰重險也水流而不盈 又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

哉

說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又曰坎陷也

雜卦曰離上而坎下也

朱子曰習重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上下皆坎是為重險

李子思曰反之復之是之謂習習有重複之義

李氏曰卦名習坎孔子釋之曰重險若巽言重巽

離言重明皆因事以起義推而明之不若習坎之義正在於卦辭也

石守道曰大統言之水也指實言之窞陷深險之處也夫窞陷深險之處水性習坎是以洊至習者不一之謂習熟也水之就下日至焉又至焉上下皆坎亦重險也

王景孟曰陽陷於陰也水性善陷陷為險難謂之習坎者險中復有險也

程可久曰坎爲水離爲火水火二字乃立坎離之畫　又曰正北方之卦於至陰之中而陽生焉其氣不純故卦獨冠以習於方曰北曰朔太玄配罔與冥難經曰臓各有一腎獨有兩其蟲有龜有蛇皆其義也在人於用險不得不習

呂與叔曰八卦唯險非吉德故於坎也獨以習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有所事也

馮當可曰六純卦獨於坎言習君子之用坎最難

不比諸卦坎險也人之險患難死生也君子卒然
蹈患難死生之際居之恬然無變於心非積習之
力有所不能
都聖與曰習因而重也憂患之不一也習之義訓
因書曰卜不習吉是也夫因性所有而後可習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鄭舜舉曰八重卦獨坎加習文王之所加也文王
居憂患之時而以憂患後世爲心於是演易八卦

自坎之外其七卦皆處平夷唯坎則一陽陷乎中而有險難之義其象為水水至險水雖至險而習乎水者出入乎水而不能溺然則習乎險難者斯能无入而不自得也

亦有此義

右明習義

張子厚曰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非此二物則元

易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又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李子思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兑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乃

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易之道本乎中乾坤以中相交而成坎離坎離得乾坤之中而成既未濟坎離者乾坤之中交而致用而既未濟者又坎離之中見于交不交之際而致用各别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于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

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則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

李去非曰天地有真用坎離是也坎藏一天一生水而陷伏于二陰之間所謂藏一也人之思在火而精在水故精一則神全神全則形氣滋潤此坎水之效也

楊廷秀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

而生火火内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仲永曰八卦獨坎言習萬物以生為險出乎一入乎一相因習於无窮也老氏書有九九篇明生生之理自一而至於九則窮矣九九八十一又不離乎一中則是墮於一中相習以險而无窮也

案天地之中後天之坎離文王之易也陰陽之中先天之坎離包攝之易也何也春為陽中其位在卯秋為陰中其位在酉先天之易離東而坎西故曰

陰陽之中書紀羲和東曰日中西曰宵中是也若
夫冬至日景極北其位在子夏至日景極南其位
在午後天之易坎子而離午故曰天地之中然夏
至隆暑至於流金鑠石冬至隆寒至於折膠墮指
乃陰陽之偏非中也若曰坎離天地陰陽之中則
猶有當辯者大抵陽中有陰動根靜也陰中有陽
靜根動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後天坎離之謂也
觀其畫可以見矣

趙氏曰天一生水而爲坎一者陽也坎雖以陷爲義而乾陽在坤陰之中實爲萬物胚胎之始故易始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繼之者皆有坎非偶然也屯蒙以乾之一索再索三索于坤而爲卦皆以陽卦之合而成也然後以乾遇坎而爲需訟以坤遇坎而爲師比蓋莫不有自然之序存焉嗚呼此乾之所以居于西北而坎之所以居于正北者與

右明坎義

贊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寀習教閱兵武之事以備險也常德行者歲有

四時之常

右明卦用

說卦坎為豕　又曰坎為耳　又曰坎再索而得男

故謂之中男　又曰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

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

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車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案此皆三畫未重之坎也

右廣卦象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程正叔曰過極則必陷

林黄中曰坎之成卦大過之變也大過之中爻三四之陽陷而為陰是以謂之坎也巽為木兌為澤

木過乎澤而入于坎陷之中是以謂之坎也夫君子者未嘗无過物之志也然而消息天之行也天之所廢雖有過人之材亦末如之何矣是以大過上六有過涉滅頂之凶過而受之以坎斯其義也

案聞之頤大過者坎離之象也頤為陰中大過陽中特陰陽之中爾故大過之後受之以坎坎者陽中而不過坎之後受之以離離者陰中而不過者也坎離所以濟頤大過過中之失

右明卦序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贊曰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程可久曰水善信而中實爲有孚維心亨謂二五之迹陷而心志相通也所以行有尚尚配也

李去非曰坎陽中也而陷於二陰故爲險出乎險則爲心亨陷而不能出則爲心病生於水者安於

水以習之有素也不習則玩而多死習坎之具其
唯心乎故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又曰心者中也二五皆中也平心以行險忠信以
將之
案說卦三畫之坎故為心病彖重坎也故為心亨
林黄中曰一陽陷於二隂之中猶人之善溺身首
俱陷而心獨亨也故坎為通
楊中立曰北方寒極而隂凝一陽動乎中故凝釋

而為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其為物不貳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内也誠孚于中險不能陷故亨夫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于陷而已故行有尚

張子厚曰内外皆險義不可止

馮當可曰行亦險不行亦險行也有可以出險之道不行則坐受其困矣

案彖辭皆重坎之象主二五陽爻居中而言而二

陽爻又主九五而言孚中實也有孚者與二相孚也心中居也維心亨者與二志通也行有尚者水之行无不下五行而有二為之配也居險阻之中非君臣誠心相與以圖出險鮮不為其所陷矣

李子思曰坎之中實是為誠故曰有孚離之中虛是為明故曰重明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右明卦象占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贊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林黄中曰下卦之下又遇坎焉入于坎窞之象也

楊廷秀曰重坎之下故為窞耦畫穴之象

都聖與曰言入乎險而不能自出也

王輔嗣曰最處坎底上无應援是以凶也

朱子曰以陰柔居重坎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案前又一坎故曰習坎習坎之始未能熟險材弱不
能有濟遇坎之穴焉而入之没溺必矣是以凶也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陰柔之資无出險之材
李子思曰水性善陷而居重險之下坎中之坎陷
之尤甚者也嗚呼世間有夷坦之途唯高明者識
之擿埴索塗冥行于世者皆陰闇昏迷失道而入
坎者也

袁氏曰坎之性以出為德坎之時以往為有功初以趣下之性居重險之下入於坎窞者也夫離之性上而好上者无所容故突如其來如坎之性下而趣下者則失道故入于坎窞凶

程可久曰初與四皆承陽而得失不同者初純坎以陷為象四雜物撰德始有承陽之美

右明爻義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贊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蘭惠卿曰居下坎之中上有險而未可即出故曰坎有險在險難之時以剛居中其材足以自濟而上下二陰傳之求小得也

張子厚曰險難之際弱必傳彊上下俱陰求必見從

李子思曰坎之有孚心亨唯賴於剛中九二似為二陰所陷然上下比而傳之為所服役故求陰小

為得所得者小以居險之中未能出險而僅得左右二陰之用而已

林黄中曰大川之水无險不平今居下而有險焉則淺淺之流也傳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然則九二之水不足以行大舟近者求濟小有得而已不能无所不通如九五也

案九二陽剛之材陷於二陰上猶有坎焉至九五而後有孚心亨有尚而可以圖出險矣故曰坎有

險若以二陰同體相依以為固則庶或可爾故曰
求小得以得中故也然上猶有坎故未出中
都聖與曰有險云者未必有而不能必无之辭夫
陰為險險者也險趣下者也出乎一陰之上而揜乎
一陰之下故以有險言焉九二以陽居尊大者之
象也初六以陰在下小者之象也九五不應而初
六承之求小得之義也
案此止以下一坎為象而於贊未出中之義最切

陽饒陰之一陽在中而二陰下陷坎之所以為有險也自卦言之則以二五剛中同德相濟為象自爻言之則以二剛不相應為象不相悖也

右明象占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贊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王輔嗣曰履非其位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

王景孟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
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

右明象

馮當可曰用與勿用在人則知處險者時處乎險
而吉凶者在我而已居六三之時而能勿用六三
之道則免乎險此聖人以易垂訓之意也

右明占

案六四耦畫有穴之象在坎之下故曰坎窞初六

之本爻下卦之坎窞也六三之上卦則入于上卦之坎窞矣來而退於内則有九二之險而上坎之水且沈溺矣是來亦坎也之而進於外則遇六四之陷入于坎窞矣是之亦坎也進退一无可者唯有勿用而已其所以然者處下卦之終當進退之際兩坎相遇位多凶德不稱也

右明爻義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賛曰剛柔際也

張舜元曰震有著尊之象焉互體震連於上體之坎有酒之象焉全體有簋之象焉坎為缶比之盈缶亦坎象著樽盛玄酒醴齊奠之牖下樂則用缶以爵內約自牖而酌獻之五則俯而受之剛柔相際各以其正故无咎也

朱子發曰樽酒而簋副之燕饗之禮君臣相際之時也

楊廷秀曰約如約信曰誓之約

郭立之曰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著也國有凶荒則殺禮時有難易也至薄之禮可以自幽而達明坎之時為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應自牖之象也

呂與叔曰居重險之中獨傅陽明如自牖內約物雖薄而必饗明信著交際得也

耿睎道曰皆以四爻五之意

張說近之大抵居坎險之時君臣相與以圖出險不暇求禮文之備而苟可以通其情足矣坎為酒食樽簋之象也下又一坎貳之象也三四耦畫居二五奇畫之中缶中虛之象也亦牖通明之象也離九三四鼓缶而歌宛丘之詩曰坎其擊缶缶聲當樂也坎坎考擊之聲故缶又應坎象約質言也牖下私家之制此九五下際於四而四為禮以享之與圖險也世儒言納約自牖

從明處入恐非本指
林黄中曰禮飲于牖下詩奠于牖下室前也周官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神約
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其不能修祝嘏者
內約劑而已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其樂用缶其告
用約可謂簡且陋矣然而君子以是而為禮而鬼
神亦以是而來歆者貴其誠也爾雅大琴謂之離
小罍謂之坎琴中虛而外實罍中實而上下虛也

古之制器而尚象蓋如此
此說亦可通先儒唯王氏曰用至誠神明可享
言焉而不詳姑存之以俟有考者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八純卦六爻俱无相應唯以近比而相
交際為義夫居坎險之時以漸出而升于上者為
貴六四離下體而進而傅五有欲出險之意真情
相向期於濟難蓋當艱險之時不待修為繁文縟

禮而後可以導其誠意也

石守道曰在重險之中得人應援則可以攀援而出今諸爻皆不能出以其无應也四已出險上攀援九五剛尊之君如此則得以濟是坎之卦獨以此一爻為美

此深得文王之指坎之諸爻无一吉者故即其近君已出一險為義以告萬世處險圖濟之方也與大過九四之指同

右明爻義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賛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楊中立曰剛得中而履尊位宜可以濟險矣然一陽在二陰之中則雖中而未大故坎不盈祇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漸故无咎

蘭惠卿曰以陽剛之材為濟險之主居中履正如水之流雖不至於滿盈而亦幾及於既平而不畀

陷所以无咎 以錢訓祇

李季辨曰五濟險難之君也有孚心亨全在於五如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然後可以出險止於既平然後无咎如水至於海既得水之平然後其流息也

毛伯玉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故彖贊曰水流而不盈而文辭曰坎不盈盈則有泛溢之虞唯其不盈此所以適於既平也

李去非曰月者水之精也月在天滿則虧亦有不盈之義

劉長民曰坎盈於中則水盈而不流矣

耿晞道曰在上體則幾於出險矣然猶未出則不盈而平之象也

石守道曰須能平此難則无咎

程正叔曰以九五剛中之材居尊位宜可以濟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

險之材人君安能獨濟天下之險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也

案上卦之中有剛明之材居大君之位宜有以出險矣而上猶有一陰焉此所以不能盈而祇既平也蓋下有一坎故水流而不盈上无陰則為盈之象矣上未出坎故祇既平而已上一陰猶岸也龍門之險水流湍激至盟津而平乃利涉焉則以水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故无咎卦中唯二五材足

以出險而皆陷焉二在下上又一坎故曰有險五在上流下坎焉故曰不盈

右明象占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林黄中曰或謂九棘大司寇聽刑於其下非也棘以木言者棗也以叢言者刺也

贊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朱子發曰上動成巽巽徽纆巽繩之象叢棘巽木交

坎也

張舜元曰坎為刑獄九家坎為叢棘

程正叔曰以陰柔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以為喻如縛之以徽纆因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

袁氏曰不得者罪人不服之辭

耿睎道曰糾之以刑則人心離人心離則深為隱伏而情不得也

亦上卦變巽之象

馮當可曰戀五而不去故係用徽纆寘于叢棘四攀五以上出上顧五而復入險何由而濟也

李季辨曰已應在三越三爻以求援又入于坎窞焉故三歲不得也

右明象

毛伯玉曰凡言三者畧舉之也七者六爻之變周而復始者也十者絕之之辭數之極也以筮用之

有時而合其數當然非聖人前知其然也

右明占

案爻辭與否九五繫于苞桑之辭畧同特否九五

矜其亡之戒此爻言出險之難九五方挾剛明之

材以求出險而已輒以陰柔揜之故始欲攀五而

辛爲五所困如徽纆之係而牢不可解叢棘之寘

而脫於東則留於西蓋五出于上則出險矣是以

固縶之而兩相陷溺也三歲之久其情不得則與

九五之情近而反不相得矣故凶是五與上皆不得脫險也夫上變則為渙宜其險難之散也而今若此則以坎性善陷愈上而陷愈深是以出之難也與他卦易窮則變之例不同唯不膠柱者可以言易

右明爻義

郭子和曰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出險之道

李去非曰上體洩之疾水易流行故上三爻多无

咎下體受之深水不盈溢故多凶

林黄中曰離性炎上其在上卦則炎上之太過者也坎性下流其在下卦則下流之已甚者也下流易甚故坎下三爻不正而多凶炎上太過故離上三爻不正而多懼唯二五不失其中是以爲无咎而已坎之九二不若九五之功離之六五不若六二之吉離上坎下斯其旨矣

案坎之下卦受下流之多陷溺之深而不能出雖九

二剛中而有險上卦浮于衆流之上陷溺之淺而可以圖出唯上六道窮而遂凶故初入于坎窞四則納約自牖矣二有險五則既平矣三來之坎坎上則係纆而寘叢棘蓋陰復揜剛不能出坎也

右明六爻

䷝ 離下 離上

離

贊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說卦曰離麗也

雜卦曰離上而坎下也

朱子曰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

耿睎道曰幽明域也域於幽則為陷域於明則為

麗

程正叔曰取其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則為傅麗之

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

明者也萬物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傳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

王介父曰以柔為主也故晦則麗乎明弱則麗乎彊小則麗乎大賤則麗乎貴

李去非曰剛喜特立而柔必傅麗麗而不失正然後為明

李仲永曰離有不離之義故曰麗也日月運行而不離乎天故曰麗乎天百穀草木生於土而反於

土不離乎土故曰麗乎土

李子思曰陽者明之體也然不得陰之交則文不成故陰麗乎陽然後文明外見此蓋陰陽相交而著見其輝光者也孔子贊離之德每曰文明其義如此　又曰坎者陰中之陽而離者陽中之陰也坎之畫則中實實則誠離之畫則中虛虛則明實者坎之用虛者離之用也　又曰離之中虛乃心之象

案仁義誠敬之學出於乾坤中庸誠明之學則出
于坎離言易者自子思發之
鄭少梅曰離麗也人之神麗於身人之明麗於心
耳目繼其明以為用而神實為之主故次二之火
有神明之象取其麗於木也
郭立之曰離傳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
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
右明卦義

說卦曰離為雉　又曰離為目　又曰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　又曰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蠏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案此皆三畫未重之離也

右廣卦象

象贊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說卦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魚蓋取諸離　又

曰相見乎離　又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盖取諸此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程正叔曰陷于坎險之中必有所傳麗理自然也

林黄中曰自坎之離六畫盡變而成也陽上而陰下陽陷於陰則上者下矣是故坎自上而下流也

陰麗於陽則下者上矣是故離自下而炎上也水火之象也水火之情如此其相遠也然而坎實陽也離實陰也君子小人顧其所以自處何如耳陷其高明則為小人抗其卑晦則為君子豈有常也哉故曰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言物无終陷之理陷而思出則必麗乎陽得其所麗則反昏以為明

李子思曰八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

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故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而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此有深意也蓋坎離為天地心造化之象實寓於此天之陽中在北為水地之陰中在南為火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无出諸此而坎離具之蔽之一言曰中而已

右明卦序

利貞亨畜牝牛吉

贊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耿𥌒道曰至順不傳乎中正則入於邪未見其亨也

毛伯玉曰併二五言之也

寀君麗乎正臣亦麗乎正君臣之道交通而无閒也亨乃二五交通之象

右明卦象

蘭惠卿曰牛者陰爻言六二也有柔順之德傳麗二陽之間有畜牝牛之象

郭立之曰乾為馬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亦象事之宜也

毛伯玉曰旅之上九喪牛于易亦離象

案離再索于坤得坤中氣故亦象乎牛然謂之牝者以陰位也故曰六二若五則陽位牛不牝矣然

則畜之者六五也唯其君臣以中正交通故以如
是之君畜如是之臣而吉也
李子思曰離之性上若不能如畜牝牛則不免有
炎上之患又安能吉乎
張敬夫曰自古有國有家時適明盛无不由宦官
女子之爲患者失此道也
右明卦占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賛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馮當可曰日方出人夙興之辰也自寢而興以足及履錯然有聲是動之始也於其始加敬而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於初動之時離性炎上躁急戒於其初

寀履錯然躁急之象也

程正叔曰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未進而迹已動矣然其性剛明

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

李去非曰火性炎上譬如好進之人此離之初爻錯足動之象好進則失正失正則有咎故戒之

此爻唯馮說曲盡其指但錯然之象似未甚安故以程李二說補之

案說卦八卦相錯錯然足互進之狀初以陽剛履二之柔剛柔相雜故取此象履言一步之初已躁動如此也

右總明象占爻義

六二黄離元吉

贊曰得中道也

王介父曰黄者中之見乎色者也

袁氏曰柔麗乎中正而文明見乎外是以在離爲黄離

楊中立曰麗乎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故曰黄離元吉

郭立之曰盡一卦之美其唯六二乎

蘭惠卿曰自二至五唯此爻居中履正而得其所

麗故謂之黃離故謂之元吉

右明象占

李去非曰六二本坤之中爻黃地之中色與黃裳

元吉同裳下飾而離為日此其異也

林黃中曰如日中天非元吉何足以當之

案坤之黃裳在六五黃離乃在六二何也坤純臣

也六五為大臣之位離雖純卦其二五君臣之位
與諸卦同也故二位為大臣在離則六二為正在
坤六五為正故皆以黄稱也
劉長民曰離為禮而禮由中道應黄離之元吉
右明文義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贊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王輔嗣曰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没故曰日昃之離

李去非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佰前明將
反後明未繼若大耋之嗟則有暮年將盡之悲矣
程可久曰缶中虛而應謂六二也既過中矣宜俯
即於六二以自樂不然之上則有過時之嗟矣離
性炎上故有不即六二之義
朱子發曰九十曰耋三爻之策九十又六故曰耋
九陽數大耋也
呂與叔曰詩云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與此同意

林黃中曰易以上卦爲晝下卦爲夜故三已日佰也乾九三曰終日曰夕其取象如此

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八純卦皆爲二體之義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日佰則將沒矣達者順理爲樂不達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此處死生之道也明者知其然故求賢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

憂也

右明爻義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賛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耿晞道曰六五尊位大中四以炎上之性突如犯之犯之而不能克則退矣故來如夫无禮于君者天下之所共疾也來而乘九三之剛宜其焚如以至於死且棄而莫之收也

都聖與曰以陽居陰不足以有行進而復反之象也突如言若火之出突焚如言若火之焚物皆取離上之象也以陽居陰陽喜進故有突如之象陰喜退故有來如之象來如者若訟九二之所謂歸也

郭子和曰若火之焚自蹈禍機雖至於死地而人无傷怛之心焉

李去非曰死如突焚之禍也棄如衆所不收也可

為犯上之戒

李仲永曰火勢之盛必有所焚故焚如火事已見灰而已是死如也事已則棄之於土是棄如也

案下卦之火衝而上進如突之出前遇六五大君以柔制剛剛大明當天而衆火蔑如故來反於四而下卦之火上炎而焚如矣焚之則死死而上下皆无所容故棄躁進輕犯者其終必至於此也聖人因此爻乘下卦之火上炎而上有君尊不可得

進而寄此象以示戒云

右明象占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贊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耿晞道曰出涕沱若憂見於容也戚嗟若憂見於聲也

朱子發曰離為目鄭康曰自目出曰涕

案人為煙衝則出涕曰沱若以見下卦離火衝突

之烈也

程可久曰爲九四所暴戞見於聲容則天下之赴

其難者至矣故吉

此爻之辭隱而難明唯此說平正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麗於物者以柔順爲吉故離六爻柔吉

而剛多凶

李子思曰坎九二不如九五離六五不如六二意

者水之性下漸上而出險則安火之性上炎上而
為焚則非所以安矣故離後卦不如前卦
鄭舜舉曰成卦在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
之辭危者二得位而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故
吉
右明爻義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賛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李子思曰六五一柔麗乎上下二陽而九四之陽以焚焚之勢陵突六五六五之君資本爻之陽以制之故曰王用出征李去非同處離之外爲甲胄戈兵故有出征獲醜之象劉氏同

馮當可曰有嘉者賞折首獲醜之功也

程可久曰九四暴犯冕首之象九三在後醜類之象

郭立之曰當嘉會之時而下有不麗於正者是以

有征尚且折首獲匪其醜明黷武之戒也兵猶火

也弗戢將自焚也嘉之義差

右明象占

李季辯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啟所以

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

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名公畢公

命康王唯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之寡命蓋出

征者嗣君之體也

案此繼六五之說爲義
毛伯玉曰蓋通六五而言之也六五而上九則往往舍五而取上大畜頤是也不然則通言之大有離鼎是也此其最著者也以六居上則往往外之於畔服之間比蹇解是也此上九上六之别也不然或明始終之義或著盛衰之變或盡異同之理易者變也通之則皆得矣
林黄中曰離有文明之象故爲禮有甲胄兵戈之

象故為兵禮者下人者也治之本也故繫之於初
兵者上人者也治之末也故繫之於上
張敬夫曰易於離有甲胄戈兵之象而周六卿司
馬之職則列於夏官豈无為而然與
馮當可曰聖人作易一卦之中備著興亡之義自
九三已著日昃則代謝之戒已明至上九則别言
出征
右明爻義

林黄中曰初下卦之始日之出也二下卦之中日之正也三下卦之終日之佰也四上卦之始月之升也五上卦之中月之正也上上卦之終月之傾也

石守道曰唯陰爻則吉陽爻皆有凶咎初上之得无咎者何也忌災慼也

都聖與曰凡麗之道以柔得中為美以剛不中為過此二五所以吉三四所以凶也若夫初雖剛而

在下故能敬以无咎上雖剛而主出征之事故能
變以趣時
案六爻與大過取義畧同三四爲一例二五爲一
例初上爲一例也
劉長民曰離爲火傅於物也若以剛傅柔則焰猛
而易燼九四是也以柔傅剛則質堅而難然六五
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唯二以柔傅
柔而又得中故元吉

毛伯玉曰內卦專論明中虛之象也外卦專論麗

從上之義也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八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四

經下篇咸恒

䷞艮下兌上

咸

贊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　又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雜卦曰咸速也

關子明曰咸者天地之交也

謂乾之上九下交于坤而為九三坤之六三上

交于乾而為上六

程正叔曰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

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君臣

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

郭子和曰易卦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雖名義不同而為道皆大咸以感為義蓋无所不感之謂咸

毛伯玉曰春秋傳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鄭舜舉曰咸合也交也皆也和也所以明卦之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毛伯玉曰咸者和也所以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故

咸加心而為感我以其和而待其自感則可有意于感之則陋矣故感去心而為咸和不若合

劉長民曰贊以感釋其義而卦以咸名者聖人之微旨欲明感物之无心也

李子思曰有心則為感无心則為咸則知咸者无心之感也

李季辨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心于求感非易之道故去心而名卦

以咸咸皆也无心于感者无所不感

案咸者皆有此情之謂也故情之交孚謂之感感生於心者也謂咸无容私心於感則可謂无心則語猶未瑩以意逆之可也

李子思曰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言太極肇分之初八卦各得其體也

又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此言太極既分之後六子各致其

用也相薄者有貴于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其體有所不同而山澤之通氣固自若也夫山澤通氣其功用蓋與乾坤等而咸一卦乃能具山澤通氣之象宜其列於下經之首也故上經之始于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之始于咸者山澤通氣也然天地定位則分為乾坤二卦者位欲其分而有辨山澤通氣則合為咸一卦者氣欲其合而相通也

程可久曰艮兊二體獨立則相變並立則相應咸與損皆艮兊並而咸以陽下陰有交感之道卦之所以為咸也

鮮于子駿曰乾之上九下居于三坤之六三上居於上故乾坤交感而男女之象成

孫明復曰咸以二少恒以二長二少者感道貴速也

張子厚曰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之

心是也或以異而感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感即合也

右明卦義

彖贊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右明卦用

序卦曰離者麗也麗必有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張敬夫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故上篇首乾坤而終坎離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故下篇次之以咸恒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故下篇終之以既濟未濟焉既濟者坎離之交而物有所成之謂也動静相生有无相禪陰陽之運萬物之生无有窮已故既濟之後復歸之以未濟

李子思曰八卦者六十四卦之祖也聖人序卦以乾坤坎離列之于上經以震巽艮兊列之于下經所以更相經緯而示神易變化不測之用也然上篇始乾坤而終坎離則下篇亦當始震巽而終艮

兊而乃始咸恒何也艮下兊上謂之咸巽下震上謂之恒二卦者乃艮兊震巽合而致用也震巽艮兊在上篇亦嘗合矣然頥也者陽與陽合大過則陰與陰合也陽自陽而陰自陰故非咸恒相交致用之比也易以用爲主陰陽以交而致用此咸之所以先恒而爲六十四卦之序也

右明卦序

亨利貞取女吉

賛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程正叔曰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
郭立之曰感而无不通是以亨
耿睎道曰剛柔感應以相與則其氣交其情通此
卦之所以為咸而咸之所以亨也
閭丘逢辰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
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致于暌離故曰亨利

貞

程可久曰感物者无所待而亨然必待正而後利

朱子發曰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也

案咸有亨義必利于貞不貞則所以感者皆人欲私情矣四德无元元者二少之卦也

右明卦象

胡翼之曰以少男取少女則人倫正而天地之義

卑故咸之道為取女吉也女守正靜男以禮下之則夫婦之道成如賢者懷道義君以禮下之則君臣之義行

毛伯玉曰咸恒皆夫婦也兊上而剛下所以為感也男尊而女卑是以為恒也男女之相從必以其少長相當者為夫婦之正故既濟謂之定未濟謂之窮亦以夫婦言之　又曰咸者取女之初故女猶在外恒者成家之後故女專職内

林黄中曰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君不下士而士從之非貞士也如是者不可取矣親迎之禮廢于夫婦之間就見之儀蔑于君臣之際為女與士者不待禮而行為君與夫者惟其易與而畜之未有不悔於其終者也

郭子和曰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取女為言而贊併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

右明卦占

初六咸其拇

贊曰志在外也

林黄中曰艮為指而在下體之下拇之象也

吕與叔曰初最下而應九四四以心感而初以足行不曰足而曰拇者以陰居下静而未行盖心感而迹未應也

楊廷秀曰九四説之初初六止之初九四之感初

六欲行者也而艮以止之是心行而足止也

右明象

程可久曰九四不比于陰本爻不比於陽无有分其應者故贊稱志在外而四謂之朋從言不失其所感也

馮當可曰占不言吉凶蓋未涉于動謹則吉不謹則凶吉凶未定不言者存乎人也

案四心之象感之主也下體自拇而腓自腓而股

皆聽命於心焉而初六正應九四則尤為所感之專者特去四尚歷三爻視股腓之近以為行止故未有吉凶吉凶生乎動者也

右明爻義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贊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胡翼之曰腓者拇之上股之下

朱子發曰互體巽為股股之下腓也

蘭惠卿曰腓在下體之中隨股而動者也上有九五之正應隔礙于三不能交感隨九三之股而動則凶然六二中正能安居以待九五之正應則吉

程可久同

郭子和曰足之力本乎此為下體之要二居下之中腓為動之主吉凶之判特在夫動止之間耳

李季辨曰設兩端以聽其自擇也陰陽之情近則相得正應猶隔二陽而所感之主猶隔九三則如

腓之隨股感九三而動凶之道也聖人以其居中
得正又有艮止之德故告之以居以待正應則可
轉凶而吉矣
右明象占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贊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劉氏曰股在下體之上三之象也雖于拇為大於
腓為剛然感于上而動則均也

鄭舜舉曰初與二陰也感于陽而動故爲咸其拇咸其腓三以陽爲艮之主宜其止于下體而不動今亦說乎上之陰而應之故爲咸其股

右明象

郭子和曰所應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咎乎

李去非曰九三陽也爲艮之主今乃咸其股焉股動於上則腓隨于下也

李仲永曰往應上六則窮而吝也

蘭惠卿曰雖有應在上然隅礙四五舍近從遠往則招吝

朱子曰陽剛居上宜静而往可吝之甚者也

案有應在上而隅二陽往必吝矣九四感之主本爻切近之而聽命焉猶股之動聽命于心也心感其股執其隨四之志以應之蓋心動則股動股動則腓拇无不動者

右明占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贊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朋從爾思未光大也

胡翼之曰居股之上脢之下心之象也以陽居陰失其正道本有悔也若守之以正則吉可獲而悔可亡

楊中立曰此心之位不言心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

朱子曰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令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以設戒

蘭惠卿曰易之言貞吉悔亡者三爻咸也大壯也未濟也皆以九居四履非其位悔也故戒之雖有應在初而近礙九三未能與相交感故戒以貞固則吉

右明占

王介父曰思者心之動也

䝉咸以感為義五之于二上之于三雖隅陽爻皆相為感應而本爻適當其中諸爻憧憧然往來于前而此心本无與也惟爾之朋則從爾之思爾以此見非其類則有感不應也

右明象

程正叔曰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

劉氏曰凡感之道以心為主

張知常曰下卦皆失莫若靜之為愈至四然後悔

亡惟五為无悔

張敬夫曰咸六爻未嘗言心文王于四曰思孔子

于初三五曰志蓋志者心之所期而思者心之用

人之所感惟物誘于外然後心往赴之發而為情

矣此所以不言心歟

按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

之為道如此其大而六爻乃无一吉者自一身之象推之四當上體而在三陽之中此其為心之位而所由以感者也此而不言吉則感之道廢矣然而適焉以九居四乃不當位聖人于是以其居中有陽剛之德而許之以貞吉以其不當位之有悔而開之以悔亡惟其時物而權其占如此也夫感之道有我感物者有為物所感者我感物則我為主必當位中正而所感无不通四无二五之中又

无當位之正聖人恐其所思之過中而為物所感
而遷也故又謂諸爻之往來于前者各以朋類而
從其所思己之所感者有初六焉隅于九三而思
不及爾其餘憧憧之往來者皆非所思也故卦曰
咸而不曰感爻言思而不言心聖人之旨斷可識
矣

右明爻義

說卦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程正叔曰感動也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一有感復為應所以不已也

張子厚曰釋氏以感為幻妄夫天地之常以其心
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
故君子之心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則順應苟規
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
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楊中立曰或謂无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
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无所事乎思云
爾故其于天下之故感而遂通令而曰不可以有

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

三子者之言雖微有異同而可以推其端也

右推廣爻辭

九五咸其脢无悔

贊曰咸其脢志末也

郭立之曰下之无憧憧之思上之无騰口之説可以无悔而已

李季辨曰悔亡是有悔而亡也无悔是无復有悔

也
李子思曰卦者天德論其本體之自然而爻者人事各牽於爻位繫應之私則與卦體遂異矣學者知爻位吉凶得失之殊反而觀之於全卦之體以造于无心其與天參乎
案爻居心之上口之下則脢也心有所感然後動于脢乃形于言言之是非系乎所感之邪正而爻居其間邪正系四而是非系上故无悔尤也

右明象占

上六咸其輔頰舌

贊曰滕口說也

楊中立曰本文兌之主兌為口舌故有頰舌之象

林黄中曰在上體之上也

郭立之曰易近取諸身惟咸艮二卦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于說而艮終于止邪

案感道在心感人以言者末也故于上言之咸其

輔者象也頰舌者占也謂咸其輔則有滕頰舌而已

右明象占

王景孟曰六爻自初至上皆取諸身葢人之四支百體雖有上下小大之不同而其血氣脉絡之相爲感通固有至理行乎其間故大而天地衆而萬物感通之理即諸身而可見矣此聖人制爻取象之意

朱子曰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者也

案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感于物而動故六爻之中吉凶悔吝之辭備焉然感生于心惟心正則所感正所感正則所動亦正故以貞吉屬之九四蓋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下三爻足之象感于動者也上二爻喉舌之象感于言者也

右明六爻

䷟ 巽下震上

恒

贊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說卦曰恒德之固也　又曰恒雜而不厭　又曰恒

以一德

李子思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以巽配震剛上柔下有一定不易之位長男長女有能安久處之理於是重為此卦名之曰恒

林黄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恒以剛上柔下為義不取諸乾坤而取諸震巽何也曰天地定位雷風相與位定而不交故其卦為否相與而不易故其卦為恒

右明卦義

程正叔曰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男女交感之義也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正故兊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

孫明復曰咸以男下女以成其家既成其家不可不正也君先下臣以成其國既成其國不可以不治也故恒以二長相與因見正家之象　又曰天

尊地卑君上臣下父坐子立夫動婦順恒之道也

李去非曰交感一時之情常久萬世之道

右通咸明卦義

象贊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李子思曰易以乾坤坎離為上經之終始以咸恒既未濟為下經之終始乾坤坎離分而立體者也咸恒既未濟則艮兊震巽坎離合而致用者也自太極既分使八卦常分而不合則造化之功何由得見故分之以示定體于先而合之以示致用於後此序易者之深意也

案乾上坤下離東坎西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

象也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功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雖然上下經皆以坎離終者在天成象則為日月在地成形則為水火日月東西之相望水火南北之相交也其在四時則為二分二至上經以二分終下經以二至終也

林黄中曰恒咸之反也自咸之恒上下相易二五迭居而成卦也上下相易則艮為巽兌為震矣二五迭居則剛處陰柔處陽矣是故柔上而剛下以明男下女之義柔下而剛上以明女從男之義也夫婦居室長久之道是以謂之恒也

林以九六為陰陽六位為柔剛此惑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也謂六位不動于下為地道九六變動于上為天道爾然所

謂三才之道者止謂六位不及九六也此卦傳云剛上而柔下謂九四初六則九六為剛柔明矣凡此等處皆改從經文

右明卦序

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贊曰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王介父曰亨然後无咎

耿睎道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則恒未爲无咎也惟久于其道是以亨而无咎

右明前象占

李仲永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乃久也久者久而不變者也

李季辨曰利乎正正則可恒

王景孟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爲晝夜自晝夜

積而為寒暑晝夜之相為晦明寒暑之相為往來遲速進退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者此蓋有常而然也惟其有常故有往而利如此也如使有往而不利則有今日之晝夜而止爾又烏有來日之晝夜乎有今歲之寒暑而止爾又烏有來歲之寒暑乎

袁氏曰道无終窮故利有攸往乃所以為久也

右明後象占

郭子和曰其道可久斯无不通通則无過舉内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為恒也

李子思曰易中諸卦大率皆以兩兩相從而合兩為一陰陽相等則其為用可以至于久大不爾則陰陽偏造化將无所寄其作用矣然以巽遇艮而陰老陽少則為蠱以兊遇震而陽老陰少則為歸妹不若咸之少男少女之相配而恒之長男長女之相匹陰陽之氣等而无差而曰亨曰利曰吉曰

无咎盖无所往而不可也

右總明象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贊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孔頴達曰最處卦底故曰浚

王景孟曰取其巽入之義

朱子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居下而在初

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性上而不下且隔二三

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闇不能度勢又以陰
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
恒之象也筮者如是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說本程正
叔
案二性字深得其指所謂成之者性也
林黃中曰自咸以來初六九四未之有改巽入而
在卦之最下震亢于上求之愈深是以浚為恒也
朱子發曰泰之六四成巽九出六入有陰陽相求

之象初入卦底浚之象

劉氏曰記言事君者量而後入凡乞假于人為人從事者亦然蓋慮夫浚恒之凶也

程正叔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彖恒之成卦在初四二爻剛柔相易而成也六自四來初入伏二陽之下成巽九自初往四動于二陰之下成震是初六與四雖隔二陽而本易位而

處求應之切者也六入于二陽之下以求達于九四九四動而上而不下應初故有浚井求深之象蓋九動而上則為井也九上為井則失其應矣焉可恒乎貞凶陰以居下為貞又位當也

右明象占

九二悔亡

贊曰能久中也

都聖與曰于卦為恒而以剛居中能久中之象雖位不

稱德而六五應之悔亡之象也

程可久曰以剛應上非常久之道惟中而不過是以悔亡大壯九二解初二與本爻之辭不著其所以然以其象意明也

毛伯玉曰恒久也二中也不言其故而遽言其報以為其德已具于卦爻也是之謂象學是故自我言之所以悔亡者本于久中自其報言之能久于中固宜其悔亡也

李去非曰五爻皆不善二獨以久中亡悔蓋巽入之道惟中爲難

案恒明夫婦之道震男處外巽女處内夫婦之恒也而五柔二剛反夫婦之恒宜有悔者也以其體巽位陰居中用剛爲得中之義以此爲恒能治梱内之政家道嚴肅者也故悔亡

說者謂失位稱悔誤矣

右明占

林黄中曰咸以剛下柔上為義初六九四反之而以少為咸恒以剛上柔下為義九二六五反之而以中為恒是以初悔而卒亡二爻之辭同也

右明爻義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說支離不足以據茲不復辨

贊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李子思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其究為躁卦則是出居陽位而剛柔皆不得其恒者也

都聖與曰以陽居三剛過中而又巽體焉所行无恒之象欲應上而九四以剛拒之或者不一之辭謂非人之所願承而亦或有承之者也羞言非所願承而以承之為恥也以是為固執而不改則吝

李氏曰恒則于道為正不恒則于正為吝

劉氏曰正固如是則為吝于改矣

王景孟曰君子自立于天地之間所以俯仰无愧驗之千古聖賢之心而皆合者徒以此心存焉爾此心不存則无所執守在已者以為不足為吾累而不知羞辱承吾後矣吝謂不足多之也亦通

右明象占

案論巽之進退不果九二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陰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剛過而不中其究

為躁是以不恒其德也六五體震而以柔處尊位
而得中故為恒其德象意明甚然以夫婦之道言
之應乎上六而隅于九四陰陽易位而進退不常
此所以進不獲應而退求所承則或承之者亦可
羞也所承之人疑謂初六蓋初六浚而深入疑違
乎三陰陽之情相遇也

說者皆謂九二二雖近而相承然以陽承陽恐
非婦人之義

右明爻義

九四田无禽

贊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石守道曰禽謂初也

朱子發曰與初相易則巽伏而不見四安得禽哉

王景孟曰田為禽設也田而无禽謂无功也

正義曰田以譬夫有事也无禽者有事无功也

程可久曰巽六四得位乎外以柔巽剛故田獲三

品令九四久非其位與六五近不相得故曰无禽
易以田喻用武言用武而无功也馭世任用小人
久處高位一旦事變无不敗績九四以之

右明象

李子思曰震巽男女之合在初四二爻　又曰咸
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安吉者盖以
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乘承逆順之理又各不
同故也

毛伯玉曰九三當位則以不中發之九四失位則以无禽言之易之變也如此各有理焉而不可亂也

王景孟曰以剛居陰與九二同而位不得中與九二異以常為恒不若以中為恒也

右明爻義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贊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閭丘逢辰曰以陰柔應陽剛是以順從為恒也

程正叔曰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則其德為貞

王景孟曰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而六五以柔居中故也

李子思曰貞者四德之一也謂之恒則要當以貞固為事而初曰貞凶三曰貞吝五曰貞夫子凶何也易之為書以變通為義執而不變亦非所以為

恒此六五之貞以婦人從一而終之義論之則是為吉以夫子制義之道責之則是為凶

案凡居陽位者能正固守之不拘其德也吉凶則存乎人焉

右明象

林黄中曰婦无再醮之義既嫁從夫既寡從子雖居尊位未嘗不以順為正也

李季辨曰男上女下五雖男位而以六為常二雖

女位而以九為常以五之柔下從二之剛夫柔而婦剛非可恒也貞于柔婦人則吉夫子則凶

楊廷秀曰五長男之正體也為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彊臣為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彊婦以此為恒宜其凶也

案二五之應隅三四之剛然中正相與聖人以恒明夫婦之道故特以其應言也以言其爻之德則柔順為正婦人之吉也以言其卦之體則以男從

女夫子之凶也易故兩從其義焉

右明占

程正叔曰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其義在丈夫猶凶況君乎

程可久曰以六居五而應剛在他卦則有人君虛己任賢之象若以為恒則順從而无辨

蘭惠卿曰此洪範三德所以有惟辟作福作威之戒也

毛伯王曰二五均為中也彼悔亡而此凶何也九二陽德也君子時中者也六五陰德也執中无權者也知恒而不知變故以婦人夫子訓之

案以咸九變六言之則為知變以六居五言之則為不知變義不相悖也所以易兩著其辭

右明爻義

上六振恒凶

贊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司馬君實曰振者木之揺落也上以柔弱之質當常久之終體動而應風揺落之象也常久之道由茲而墜故凶

說者大率以動為義惟此說為當

按初上本末也巽木在下而文以柔弱在上九三應之有風以動之其末振而揺落之象浚其本而振其末失其道矣

朱子曰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而不恒震終則

過動以陰柔而居上則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
而其占則凶也
右明象占
耿睎道曰物不可以終止故既濟終止則亂物不
可以終動故上六振恒則凶
李子思曰君子之體恒要須合震巽之全體而兼
動靜相須之理然後恒亨之利可保不然獨取一
爻之義而觀之則動靜必至偏勝吉少而凶多故

善明卦者必論全卦善學易者必究全易

右明爻義

馮當可曰恒之道深不可常動不可常弱不可常非其位不可常惟中故常故子思謂之中庸

林黄中曰恒之諸爻皆有正應以剛上柔下而言恒則初六九四宜若恒矣以剛柔當位而言恒則九三上六宜若恒矣然而初有浚恒之凶四有无禽之咎三有不恒之羞上有振恒之凶者久而不

變也至于九二六五既非當位之爻又反尊卑之正而二為悔亡五為恒德者變通而能久也（易變則通通則久）咸恒二卦相通義自咸之恒其變者中二爻耳千變萬化而不失乎中恒久之道斯為得也

李季辨曰恒之六爻惟二五以中行而有常初四不及三上過之皆不可恒者也二五雖得中又失剛柔之正六爻皆未善所以見恒道之難

彖惟中故常惟變故中中庸一書言中不及庸蓋

能中則常也孟子言執中无權而賊道蓋能變則中也

右明六爻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監生臣沈　霽

謄錄監生臣馮克鞏